

邱春林 著

圣徒 与 狂侠

凡·高、徐渭比较研究

中西書局



凡·高与徐渭，前者生活的19世纪晚期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期，后者生活的中晚明可称为中国近代史的前夜，首次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虽有时间上的差距和地缘上的区别，但他们都处于社会习俗与价值观念的强烈震荡期，作为个性敏感、人格异常的艺术家的二人都表现出由时代变革所带来的思想阵痛和精神焦虑，在行为上多有常人难解的举止，在艺术上又达到常人难及的高度。如此，他们之间的比较研究，似乎既可以作为人格心理学解剖的个案，也可作为艺术创造心理研究的样本，更藉此了解中西方艺术精神的异同。



邱春林
著

圣徒 与 狂侠

凡·高、徐渭比较研究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徒与狂侠：凡·高、徐渭比较研究 / 邱春林著.

—上海：中西书局，2010.10

ISBN 978 - 7 - 5475 - 0154 - 2

I. ①圣… II. ①邱… III. ①凡·高, V. (1853~1890)—绘画—美术批评②徐渭(1521~1593)—绘画—美术批评 IV. ①J205.563②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2904 号

圣徒与狂侠——凡·高、徐渭比较研究

邱春林 著

责任编辑 张安庆 吴国香 安志萍

封面设计 刘 菲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60 000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75 - 0154 - 2/J · 028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

引言 / 1

- 一、说不尽的凡·高与徐渭 / 1
- 二、人格、病态、艺术 / 6

第一章 画坛圣徒——凡·高 / 9

第一节 现实人格的形成：“一堵冰冷的石墙” / 9

- 一、兄妹温情 / 9
- 二、“她！非她莫属” / 12
- 三、“面对一堵冰冷的石墙” / 13
- 四、“私通”还是“救赎” / 15

第二节 理想人格的形成：“基督就是道路” / 20

- 一、画家和传教士 / 20
- 二、仿效基督 / 25
- 三、“光明在黑暗中” / 30
- 四、受难与怀思的主题画风 / 31

第三节 批判现实：阅读一部“现代圣经” / 36

- 一、古老《圣经》的现代诠释 / 36
- 二、“现代圣经”启示录 / 38
- 三、光明与希望的主题画风 / 40

第四节 黄屋子：艺术和人生的乌托邦 / 41

- 一、回归自然 / 41
- 二、当一个“农民画家” / 46
- 三、宗教浪漫派 / 49
- 四、营建爱的乌托邦 / 51

五、“日本主义”和“巴黎公社” / 55

第五节 凡·高艺术图像的寓意 / 57

一、“挖地者”图像系列 / 57

二、“收割者”图像系列 / 60

三、“忧伤者”图像系列 / 63

四、“圣人”图像系列 / 65

五、《圣经》图像系列 / 68

六、花树图像系列 / 72

七、星月夜图像组合系列 / 74

第二章 艺林狂侠——徐渭 / 79

第一节 现实人格的形成：命运和制度的绞杀 / 79

一、运逢不辰，幼本孤独 / 80

二、体刺格乖，科场失利 / 82

三、洋洋居穷巷，似傲似玩 / 86

四、谢去巾衫，一意颓放 / 88

第二节 理想人格的一个侧面：仿效鲁仲连 / 91

一、少年曾负请缨雄 / 92

二、豪侠节士：仿效鲁仲连 / 96

三、“未完成”的鲁仲连 / 99

四、节士不以辱生 / 101

五、艺林侠客：快马斫阵 / 102

第三节 理想人格的又一侧面：布衣圣人 / 106

一、山人本色 / 107

二、心学的圣人之道 / 110

三、凡利人者，皆圣人 / 114

四、平民本色的文艺观 / 115

第四节 徐渭艺术图像的寓意 / 117

一、竹图像系列 / 118

二、牡丹图像系列 / 121

三、葡萄、石榴图像系列 / 123

四、梅、菊、兰图像系列 / 126

五、横行蟹图像系列 / 130

六、异常图像系列 / 131

第三章 凡·高、徐渭人格比较 / 134

第一节 多重人格的交集 / 134

一、现实人格的病态 / 134

二、理想人格的完满 / 137

三、自我解放的途径 / 140

第二节 狂者胸次与艺术精神 / 142

第四章 凡·高、徐渭艺术思想比较 / 153

第一节 心源论 / 153

第二节 摹情论 / 158

第三节 真实论 / 166

第四节 个性论 / 180

第五节 趣味论 / 185

第六节 技法论 / 192

附论 凡·高和徐渭是精神病画家吗? / 205

附录 / 215

一、凡·高年谱 / 215

二、徐渭年谱 / 228

参考文献 / 240

后记 / 245

一、说不尽的凡·高与徐渭

文森特·威廉·凡·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 1853—1890), 荷兰人, 19世纪末欧洲画坛的先锋画家, 死后被誉为“后印象派绘画大师”, 他的艺术风格在20世纪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徐渭(1521—1593), 初字文清, 改字文长, 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 或署名田水月、青藤居士、青藤老人、天池渔隐、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人等, 浙江山阴(今绍兴)人, 晚明杰出的画家、书法家、文学家和戏曲家, 堪称传统文学艺术的通才。其水墨大写意绘画、狂草书法、小品文、戏曲创作和理论等分别开创了传统艺术的新局面, 影响深远。

凡·高和徐渭离世已经分别有一个世纪和四个多世纪了, 前者生活的19世纪晚期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期, 后者所生活的中晚明可称为中国近代史的前夜, 这一时期被傅衣凌等经济学史家誉为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他们生活的社会虽有时间上的差距和地缘上的区别, 但两人都处于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强烈震荡期, 作为个性敏感的艺术家的, 两人都表现出时代变革所带来的思想阵痛和精神焦虑。更巧合的是, 两位艺术家都属于人格异常之人, 在行为上都有许多常人难以理解的举措, 在艺术实践上又都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所以, 这两人既可以作为人格心理学的个案进行研究, 也可作为研究艺术创造心理的样本, 更可进一步作为了解中西方艺术精神异同性的典型。

凡·高生前在法国独立沙龙上很不惹人注意, 只有两篇短文粗略介绍过他的艺术创作。^①在他死后的十几年时间里, “凡·高热”还仅仅局限于欧洲大陆。^②进入20世纪以后, 凡·高的艺术逐渐得到了艺术界和收藏家的认同。1905年始, 法、荷、英、德几个国家频繁组织凡·高作品回顾展。为配合展出, 出现

① 1888年, 居斯塔夫·卡恩撰文评论该年的独立沙龙展, 首次介绍了凡·高使用对比强烈的色彩这一偏爱。1889年, 阿尔伯特·奥里耶(Albert Aurier)为凡·高撰写了第一篇专论。

② 1891年, 奥克塔夫·米尔博论述了凡·高绘画的文学性和神秘性。1893年开始, 凡·高生前好友埃米尔·贝尔纳(Emile Bernard)陆续在法国《水星报》上公开了二十一封凡·高的书信。凡·高死后, 惟一有凡·高画作的画商是唐吉(Tanguy), 1894年, 唐吉离世前将凡·高的画以每幅30法郎的低价悉数卖出。1894年和1903年, 凡·高的生前好友高更以当事人的身份多次对外谈论凡·高的疯病。

了许多评介凡·高艺术的文章。如1905年，凡·高弟弟提奥的遗孀约翰娜(Johanna)在其后夫的帮助下，在阿姆斯特丹的Stedelijk博物馆举办了“凡·高画展”，著名评论家高斯恰克(Gosschalk)为画展撰写了前言。同年，法国沙龙展展出了凡·高部分作品，进一步扩大了他在欧洲的影响。与此同时，德国画商保尔·卡西瑞尔(Paul Cassier)开始大量收购凡·高的作品，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将他的作品带出了法国。还是同年，著名美学家罗杰·弗莱(Roger Fry)在伦敦策划了“后印象主义绘画展览”，展出的凡·高作品有二十一幅。正是此次展览，奠定了凡·高作为“后印象派”三大先锋画家之一的历史地位。



图0-1 凡·高油画《麦田里的乌鸦》

1906年，一篇有深度的研究文章——格雷费的《文森特与社会主义》发表了。该文指出，凡·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关联着其艺术的崇高品性。1911年，皮埃尔·戈代的《文森特与印象主义》一文指出了凡·高与印象主义的具体差异。1913年，凡·高二妹艾丽查波希(Elizabeth)出版了她撰写的《对凡·高的个人回忆》，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凡·高早年的生活情况。1914年，提奥遗孀约翰娜将凡·高写给提奥的六百余封书信出版，并附录了她对凡·高的长篇回忆。至此，凡·高的作品连同他个人的生平资料基本公布于众了。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似乎对凡·高这个人本身更感兴趣，加上当时欧洲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说发达，许多心理学家尝试着对凡·高进行病理诊断。1922年，卡尔·雅斯贝斯给凡·高下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诊断书，并且武断地认为，凡·高病情的变化直接作用于其绘画风格的变迁，而且随着病情的加重，凡·高最终丧失了艺术创造力。明科夫斯卡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

凡·高得的是癫痫病，并用两幅画作为示例，分析画中一升一降的力的结构暗合癫痫病病理。黑登伯伊则用“反常体验”、“不寻常的体验”等含糊而审慎的表述，回避了做直接的病理诊断。克劳斯在《精神变态者》一文中则指出，凡·高艺术的流变既非源出疾病，亦非被疾病所决定，而是因他天性易感，情感被他加速得飞快而已。诸如此类的结论众说纷纭，大家都迫切想从病理学的角度揭开凡·高艺术风格形成之谜，结果却使得这个谜团更加神秘难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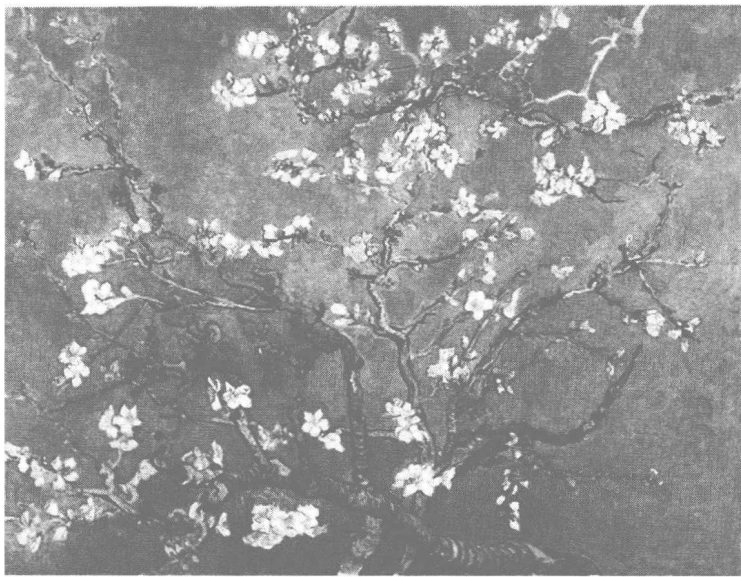


图 0-2 凡·高油画《杏花》

1934 年，美国作家欧文·斯通的传记小说 *Lust for life* (《渴望生活》) 出版。次年，凡·高画展又在纽约现代艺术馆举行。1953 年，英文版《凡·高书信全集》在纽约出版。这三件事促使“凡·高热”越出欧洲范围，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事件。

到了 20 世纪中叶，对凡·高艺术的研究基本转入图像学范畴，学者们开始关注凡·高画中的农夫、落日、向日葵、鞋、桥、圣经、丝柏、夹竹桃等图像，在欧洲文化传统中一一找寻其隐藏的意义，并结合凡·高的书信，考察这些图像被追加的新内涵。^① 由此，凡·高研究走向了深入。

① 重要的文章有扬·皮亚洛斯托克的《凡·高的象征主义》、让·塞兹内克的《凡·高作品中的文学灵感》、范·盖尔德的《食土豆者》等。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对凡·高的艺术进行了各类专题研究。^① 1990 年是凡·高逝世一百周年，这一年几乎可以说是文化上的“凡·高年”，这前后世界各地有关凡·高的论著出现井喷现象。^②

中国大约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左右开始陆续有人推介凡·高和他的艺术。1925 年 1 月 10 日，刘海粟撰文《艺术叛徒》，用诗的笔调和宣言式的口吻讴歌了凡·高的自由创造精神，赞誉他是“近代艺坛最伟大之画家”。丰子恺在撰写《西洋美术史》时，把凡·高作为后印象派的主将之一来评介。宗白华翻译了瓦尔特·赫斯的《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其中有凡·高画论小专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现实主义艺术和写实主义画风在国内取得了霸主地位，凡·高从中国人的学术视野中消失了二三十年，只有极少数中国画家如吴冠中等间接受到凡·高艺术的影响。

新时期伊始，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凡·高很快回到了中国人的艺术视野中，且势头强劲。^③ 尤其是 1990 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召开了八十余位

① 1974 年罗纳德·匹克瓦斯(Ronald Pickvance)完成了“英国对凡·高的影响”这一专题研究，并于当年出版。1980 年，一部重要的凡·高学术论著——简·赫尔克斯(Jan Hulsker)的《凡·高全集》出版，内收凡·高的各类绘画(包括书信中的边角草图)共计 2 125 幅。每幅画都有详细的考证，包括创作背景、创作时间以及后来的流向。这本完整的凡·高绘画编年史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赞誉(遗憾的是他遗漏了凡·高 1881 年以前的习作)。同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出版了《19 世纪〈图画〉杂志的影响力》一书，阐明了这一刊物对凡·高曾经产生过的艺术影响。1983 年，罗纳德·德·李瓦(Ronald de Leeuw)等人完成了《海牙画派：19 世纪荷兰绘画杰作》一书，书中梳理了“海牙画派”与凡·高的关系。1988 年，路易斯·凡·泰伯(Louis Van TLborgh)出版了他的专题研究成果《凡·高与米勒》，阐述了凡·高与米勒在艺术创作理念上的渊源关系。

② 布鲁斯·贝尔纳(Bruce Stein)的《文森特自言》、苏珊·斯腾(Susan Stein)的《凡·高：一个回顾》、梅丽莎·麦克奎兰(Melissa Mcquillan)的《凡·高》都是当时研究凡·高的力作。重要的还有：马丁·拜利(Martin Bailey)的《年轻的凡·高》，专门研究凡·高在英国期间的学习、工作、交友及思想情况；大卫·斯维曼的《凡·高一一生》是一部有影响的凡·高评传；提修卡沙·科德拉(Tsukasa Kodera)的《凡·高——基督教挑战自然》是一部专题学术力作，该书在深广的欧洲文化背景中，运用图像学和文化学研究法，论述了凡·高艺术中隐藏的宗教与自然的观念冲突。此外还有美国学者卡罗尔·泽梅尔的《凡·高的历程》(中译本 2001 年出版)，该文采用社会学和文化学方法，分析了凡·高的个人欲求如何与社会文化相碰撞，又如何因此而产生诸多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

③ 1979 年《世界美术》创刊号上刊登了《凡·高论画》。同年 3 月，《国外美术资料》刊登了罗伯特·热涅的《凡·高的画像》。1980 年，《美术》上登载吴冠中的随笔《凡·高》。1980 年，《美术译丛》创刊号上刊登了《论凡·高的色彩》的译文，1982 年又登载了雅克·拉塞涅的《凡·高创作思想》。1983 年，欧文·斯通的小说《渴望生活》在中国出版。凡·高给提奥的书信选集《亲爱的提奥》的几种中文译本也陆续出版，虽然几个版本的译文有较大的出入，但客观上推动了国内对凡·高的研究。1985—1990 年间，《美苑》、《美育》等刊物又转摘了几篇国外研究凡·高的论文。

专家学者参加的“凡·高艺术研讨会”。《世界美术》、《美术史论》、《美术》三本刊物均以专版或特稿的方式纪念凡·高。^①

与凡·高的命运有些相似，徐渭生前也是“名不出乡党”，死后却声名远播。江南名士陶望龄、张汝霖、袁宏道等人对他不遗余力的推介，使其部分文稿在他死后很快得到整理、出版。陶望龄等人还专为徐渭撰写了传记，详细记录了他的生平行状，对他的艺术成就给予了很高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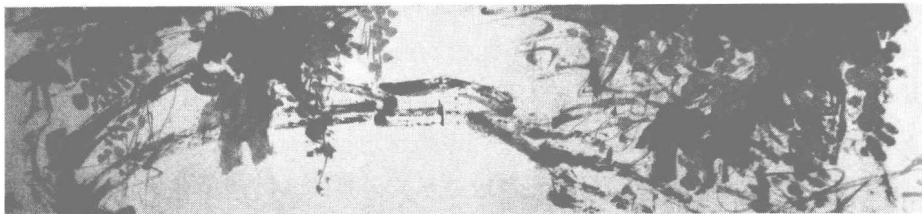


图 0-3 徐渭《杂花图卷》之葡萄

明亡清兴，上流社会对徐渭的评价褒贬不一。如四库馆臣以道德论文章，在《四库全书》“徐文长集提要”中对徐渭的诗文以及人格多有贬抑。画家和艺术史家中却不乏徐渭的推崇者，如陶元藻在《越画见闻》中对徐渭的画品赞誉有加，而陈洪绶、石涛、八大山人、郑板桥以及近现代的齐白石等名家则纷纷表态愿意做“青藤山人”的门人，可见他们对徐渭艺术的推崇。另外，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和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还分别对徐渭的戏曲和诗文成就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徐渭的评传陆续出版。^②此外，许多专家学者开始重点关注徐渭开创的“大写意”的艺术风格在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艺术

① 此外，吴甲丰借旅荷访画的机会，写下《凡·高情结》一文。2002年《美术观察》第二期又集中发表了三篇关于凡·高的随笔。钟涵的《他还在燃烧》一文（《外国美学》10）以史带论，纵览凡·高一生，评述他的创作手法、创作观念、艺术品格，以及各个阶段的风格特点，所论精到。台湾《艺术家》刊登了一些海外华人的研究文章，如刘奇俊的《梵谷与日本》，庞均的《色彩的精神性》，潘台芳的《梵谷在巴黎》，朱惠芳的《论葛饰北斋画对德加与梵高的影响》等。《亲爱的提奥》在台湾出版了译本。

② 1962年徐仑所著的《徐文长》出版，这是研究徐渭最早的单行本著作。该书行文简略，概说了徐渭的生平和绘画创作。此后，何乐之的《徐渭》（1981年）、苏东天的《徐渭书画艺术》（1991年）、李德仁的《徐渭》（1994年）也相继出版。其中，以李德仁的《徐渭》内容最为翔实，对徐渭绘画思想的探讨较有新意。徐朔方的《晚明曲家年谱——徐渭》和骆玉明、贺圣遂的《徐文长评传》，则侧重于对徐渭诗文的研究，对许多篇目都有系年，成果斐然。而张新建的《徐渭论稿》则侧重于戏曲研究，是专论徐渭戏曲理论和创作的力作。

风格与人格个性之间的关联。^①

无独有偶，凡·高和徐渭的研究在国内真正成为显学大约都是在新时期。这两个身世坎坷，个性人格和艺术风格又有些类似的艺术家的很容易让人产生比较的兴趣。^②

鉴于凡·高和徐渭之间“没有历史和事实的联系”，对他们采用“影响比较”方法显然行不通，只有“平行比较”方法可以超越时空、民族、文化的限制。20世纪初，美国学者在创立这一研究方法时已经考虑到了它广泛的应用范围问题：它可以对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作品在同一艺术主题或同一艺术母题下进行比较；也可以进行艺术形式或艺术图像的平行比较；还可以对不同文化圈中出现的相类似的艺术思潮、艺术理论进行平行比较。

所谓“可比性”，就是指在无亲缘关系或因果关系的两个艺术现象之间进行比较的基础，这个基础不是一个时间上的对等，而是艺术本体性研究的一个价值问题。从理论上讲，绝对相同的两个事物或绝对相异的两个事物都没有比较的必要。只有那些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且它们的异同关系能体现出艺术的某些一般性规律，能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艺术本质和不同文化特点的事物，才有做平行比较的价值。

二、人格、病态、艺术

“人格”(personality)一词源自拉丁语 persona，原意指希腊罗马时代戏剧演员表演时戴的假面具，后来引申为人的心理面貌和个性。自从这个词诞生以来，哲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都从各自的领域出发，对该词的意义进行了各种阐释，形成了人格理论。人格理论以个体为研究对象，试图为描画人的心灵图景，揭示人的个性特征提供方法论。

人格指个体先天的遗传素质与后天的成长环境相互作用后形成的相对稳定而独特的心理行为模式。这一概念至少包括以下含义：一、人格是个体心理和行为较稳定的模式；二、这种心理和行为模式是独特的，往往以个性的形式

① 如徐书城的《徐渭其人其画》、刘长春的《徐渭不徐》、郑为的《青天歌卷》均属此类作品。鲁邻、郭东天也分别撰文评论了徐渭大写意风格的特色。李敬仕发表于《新美术》上的《个性人格的凸现》角度新颖，从中国古代艺术的人格类型作为切入点，研究了徐渭个性人格的形成、特点以及在传统文化中的意义，明确了徐渭艺术的文化价值。

② 国内撰写过相关文章的学者有水天中、陈醉、平野、顾森、袁林、李霖灿、何循真等。

表现出来；三、人格具有多层结构，包含了本我和超我，换句话说，包括现实人格和理想人格；四、个体人格的形成是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折射出的是各种社会文化力量对自我形象的塑造。

汉语词源中有“人品”一词，指人的品格节操，与人格有相近的内容，也有不同之处。人品与人格虽都是生理遗传和社会文化的产物，但人品似乎首先是一个道德指标，包含明显的价值判断，而人格则是标识人的个性心理特征的中性词。

艺术史研究者常常被一个现象所困扰，即个别人品上有明显瑕疵的艺术家却有出色的艺术表现，传统画论所谓的“人品既高，气韵不得不高”的人品论解释不了这一悖谬，而多层次人格理论则似乎能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西方现代人格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每个个体人格都有多个层面，即现实中的每个人都会有自我构想的“理想人格”，也有受环境挤压扭曲而成的“现实人格”。具体而言，

“现实人格”是指人的先天气质禀赋被现实力量改造后形成的个性心理模式；“理想人格”是指人在长时间的自我期许中，将理想原则人格化，在自己的潜意识中塑造起的另一个完美自我的形象。^①理想人格是对现实人格的补充和修正，个体从自身的人生经验，从早年的幻想、缺憾、榜样和自己独特的才能中建立起自己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不是一个虚



图 0-4 徐渭《石榴》

拟的幻象，它实际上是自我的重要构成部分。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卡伦·荷妮认为：“这种理想化的自我比起他真正的自我来更为真实，这不仅是因为这理想化的自我更吸引人，而且是因为它能满足他的所有的迫切要求。”^②当

① 弗洛伊德把理想人格称作超我(superego)，它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自我理想(ego-ideal)，二是良心(conscience)。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 Ramson Rogers)把理想人格称为理想我(ideal self)，指自己在理想中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和阿德勒的“追求卓越”理论，都与理想人格的含义很接近。

② (美国)卡伦·荷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陈收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8页。

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基本成熟以后，理想人格也就相对稳定下来了。

普通人的性格层次可以从他复杂的个性中窥见一二，艺术家的人格层次则有更好的解剖样板，那就是他们的艺术作品。任何艺术家的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都有可能借助独特的艺术图像、艺术形式，或者艺术趣味投射出来，这是形成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文化环境里，病态人格都是很普遍的现象。严格意义上说，所有人的现实人格与理想人格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距，也就是说个体人格总体上是处于非理想状态的。比如那些很能顺应潮流和习俗的人可能现实人格表现得较为完美，但却容易堕入乡愿、中庸；而那些理想人格比较完美的人可能容易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固执、偏激，或离群绝俗，孤立自己。

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曾提出过所谓健康人格的模型，在安全感、交往能力、心理平衡能力、道德水平、自控能力、创造力等多个方面形成评价因素。而中西方各学派理想人格模型不尽相同。健康人格模型越是完美，越是彰显出我们人类存在的各种病态人格。西方心理学研究中，常把艺术家看成一个想象的人格共同体，来探讨艺术家区别于其他职业群体的特殊人格构成。我认为，艺术家首先是普通人，是生活在现实环境中的个体，与普通人有着一样的成长愿望。考察艺术家的人格必须尊重个体的成长经验，否则，任何宏观的论调都只会加深民众对于艺术家的误解，甚至加深民众对于艺术的误读。同时，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家，我指的是像凡·高和徐渭这样具有艺术天赋的艺术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艺术，而是命运让他们选择了艺术。换句话说，真正的艺术家一定异于常人之处，他们在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巨大落差中积蓄着艺术创造的冲动和能量，为了自我实现，他们愿意忍受内心的撕扯和矛盾的纠结，燃烧自己，毁灭自己，创造动人的艺术，释放生命的激情！

第一章 画坛圣徒——凡·高

第一节 现实人格的形成：“一堵冰冷的石墙”

凡·高短暂的一生曾遭遇无数挫折，诸如贫病、失恋、失业、误解、人身攻击等等，然而对他人生轨迹产生较大影响的挫折或许是爱的失败。因为爱，他与当时的观念习俗发生激烈冲突，迫使他走上了一条远离本属阶层，放弃世俗荣利，寻找神爱的孤独之旅。考察凡·高三次失败的恋情，有助于我们审视他现实人格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图 1-1）



图 1-1 凡·高少年时期

一、兄妹温情

凡·高出生前一年的同月同日，他的母亲曾产下一个死婴，所以凡·高是以“代婴”（replacement child）的身份降临于世的。^①如许多家庭长子一样，凡·高也得到了父母的宠爱。按约翰娜（Johanna）^②的说法，幼年的凡·高也有被娇生惯养的“黄金时代”，因此养成了“任性，爱闯祸”^③的

① 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用了许多篇章来谈论此事，目的是想在凡·高不寻常的降生与他后来的疾病、自杀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比如 Albert J. Lubin, *Stranger on the earth* (1972), chap 5.

② 凡·高弟弟提奥的妻子。

③ By Johanna's Memoir,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Vincent Van Gogh*, New York, 1953.

习性。而凡·高自己却认为父母待他过于严厉，使得他成年后无法像周围的人那样感受到轻松和快乐。入学以后，凡·高那与生俱来的沉默而敏感的气质逐渐显露出来。据他的二妹回忆，凡·高每次离家前往寄宿学校时，眼里都噙着泪水。

1869年，十六岁的凡·高带着孤独与忧郁前往英国伦敦，担任古皮尔画廊小职员。三年以后，他心中的爱意初次在异国他乡爆发出来。

凡·高的初恋有些奇特。他最早把内心的秘密透露给了大妹安娜(Anna)，安娜又把此事告诉了提奥。安娜在写给提奥的信中，援引凡·高本人的话说：“乌淑拉(Ursula Loyer)是一个让我乐意把她当作自己妹妹的人，你也同样会把她当作妹妹那样，给她写信。我无法想象，也从未见过她们母女间的那种感情。”^①凡·高对房东女儿乌淑拉的恋情混杂着对家庭温情的渴望，这似乎能够说明他的童年生活的确如他自己所言，是缺乏温情抚慰的，至少，他的父母在表达感情的方式上可能是生硬的。而这正是导致他日后孤独、敏感，并无法与家庭成员建立正常关系的一大原因。

房东母女俩对凡·高相当友善，据他的日记所载，1873年3月初入这个家庭时，恰逢他二十岁生日，房东太太洛依尔(Loyers)知道后特地为他准备了生



图1-2 十八岁的凡·高

日蛋糕。1874年7月，安娜到伦敦求职期间借宿于凡·高房东家，也亲身感受到这家人的热情。所以，安娜猜想，凡·高对乌淑拉的感情

“极像安吉尔(Agnes)与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operfield)之间的兄妹情”。^②但谁能说爱情本身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呢？当然，凡·高的恋情不能被简单地理解成手足之情，也包含了对异性的正常爱恋。他在给提奥的信里表露了对女性的浪漫幻想：“女人是与男人相当不同的一种生命，是我们尚未懂得的生命。”^③(图1-2)

值得关注的是凡·高身上表现出来的感情强

① Letter from Anna to Theo, Brabant, 6 January 1874.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Vincent Van Gogh*, New York, 1953. (下引凡·高书信凡未注明者均引自此)

② 安吉尔和大卫·科波菲尔都是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形象。两人并非亲兄妹，但一起成长。许多年后，大卫的妻子死去了，他最终娶了安吉尔。

③ Letter from Vincent to Theo, London, 31 July 1874.

度，他因孤独忧郁而加速了对爱的渴求。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起这段青春恋情的时候，仍然对当初不可遏止的激情刻骨铭心。他说：“当我二十岁时，经历着怎样的一种爱？难以说清。我来自身体的激情非常弱，也许是因为多年的贫困和艰苦工作造成的。但我生命意志中的激情非常强烈，它意味着不求任何回报，不需任何怜悯，只想给予。愚蠢、错误、夸张、自豪、鲁莽等等——为了爱，一个人必然不只是在给予，同时也在获得。”^①

人格心理学家认为，个体的情感体验越强，就越是容易被情感所左右。这次恋爱使凡·高发现爱的力量，掘开了生命自体的力量泉眼。他把爱所释放出来的激情形容成“生命小舟上的风帆”。此后的生活中，他逐渐变得很有主见，也很固执，他敢于力排众议，敢于特立独行。在选择人生方向时，不管是传教，还是从艺，他都听从来自内心的声音。每遇困难时，他这样鼓励着自己：“向前！艺术和爱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似性。”^②

由于乌淑拉有婚约在先，凡·高知道后感受到很大的心理挫折。凡·高原本对人的生理欲求持大胆肯定的态度。^③1877年以后，他却开始表露出宗教禁欲主义的思想，而且他的信仰发生了重大转变，放弃世俗肉欲的爱情，转向神爱。他说：“一个男人不应在四十岁前结婚。首先，在他打算进入这么一个严肃的事情之前，必须让自己的激情得到控制。只有控制了激情，他才能是严肃认真的。也只有如此，他才能成功地寻找到神性。在赶走了动物性之后，天使才能进驻心中。”^④类似这种利用个人意志力严酷地约束自我的行为，贯穿了凡·高后来的人生，他甚至不断以自虐来惩罚自己。

凡·高初恋失败，成为他人生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前，虽然他性格上有点沉默寡言，但言行举止合乎中产阶级的常规习俗，谈不上“怪异”。当他初进古皮尔画廊时，工作勤奋，待人友善，曾得到上司特斯提格的赏识。他还为自己买了顶黑色礼帽，表明他对商人身份的认同和对中产阶级绅士形象的憧憬。但是，失恋的打击，令他否定了世俗生活的价值，转向基督去寻找情感寄托。在古皮尔画廊勉强又工作了一年之后，他决意改变人生航向。

① Letter from Vincent to Theo, Etten, 12 November 1881.

② Letter from Vincent to Theo, Hagle, 11 January 1883.

③ Letter from Vincent to Theo, London, 10 August 1874. 凡·高认为，“未婚者的性行为可能具有积极(positive)的意义”。

④ Martin Bailey, *Young Vincent*, Allison & Busby, 1970, p. 47.